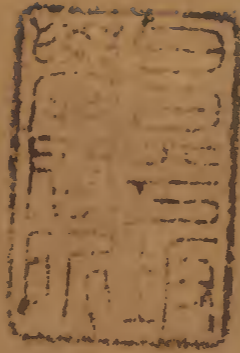


榕村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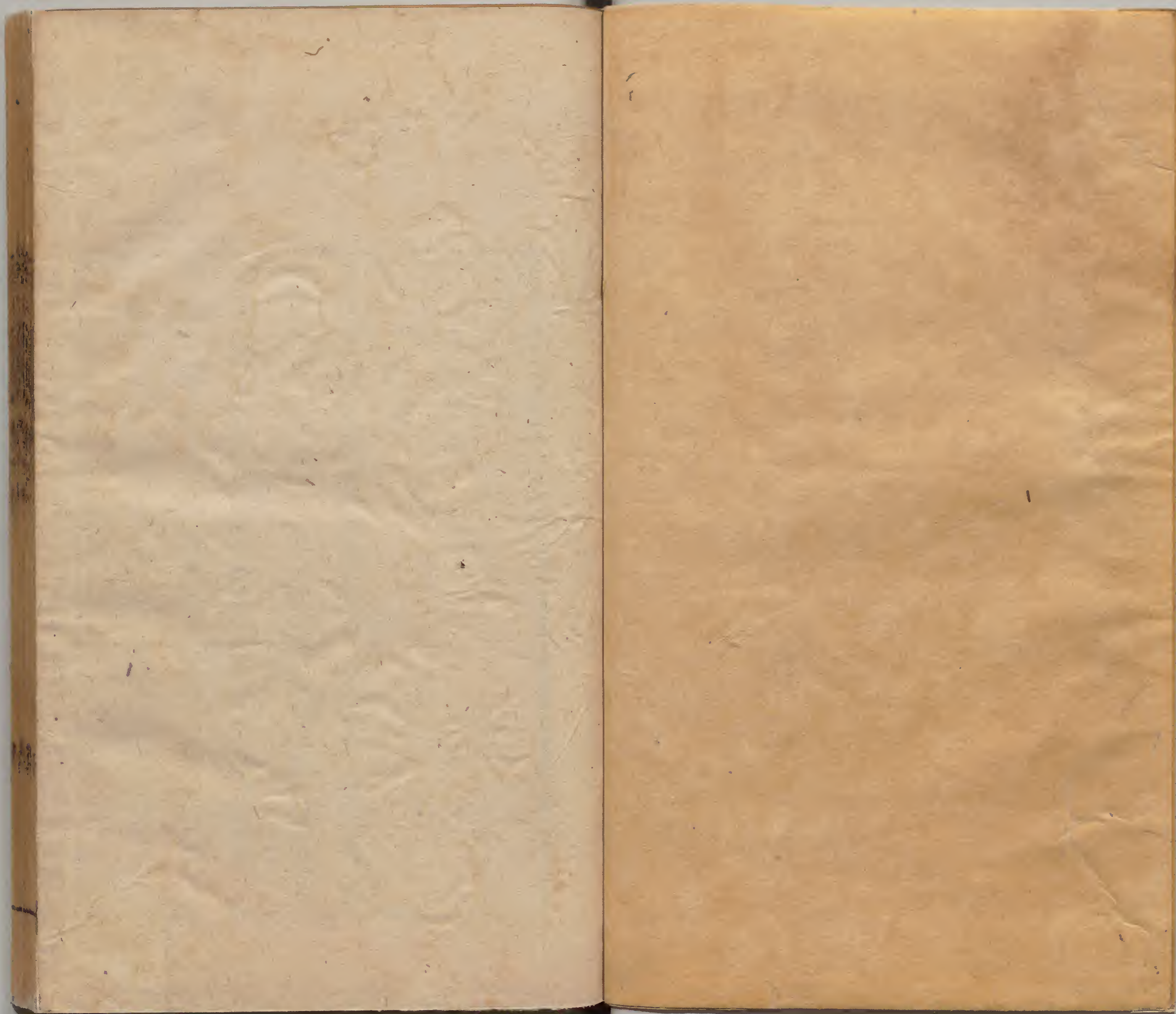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八	一六	三六七	漢書

内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八	一六	三六七	漢書

卷八之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677
冊數	16	(4)
函號	318	95







榕村全集卷之

論學文章

尊朱要旨

理氣

氣也者何也。陰陽動靜。明晦出入。浮沉升降。清濁融結。盈乎天地之間。而殺以降命。曰離是而有理焉。孰從而證諸。夫陰陽動靜。振古而然也。至於今不異也。出入明晦。振古而然也。至於今不異也。浮沉升降。清濁融結。振古而然也。至於今不異也。不異之為常。有常之為當然。當然之為自然。自然之為其所以然是。

故臯陶謂之天伊尹謂之命劉子謂之天地之中孔子謂之道謂之太極程子朱子謂之理程子之論道器也曰道上器下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朱子之論理氣也曰理先氣後然理卽氣也氣卽理也是二說者果同乎異乎今於程說則韙之於朱說則疑之其疑之何據曰理氣一物也而朱子二焉一物竝有也而朱子後先焉微獨疑之且斥之曰是不明理者也且泝而上之曰是出於濂溪蓋太極無極之誤實啓之者也爲此言者蓋江右整菴羅氏羅氏之學自以

爲宋氏之粹與姚江異夫朱子而於理不明則餘奚取焉濂溪之無極旣非則餘奚善焉爲宋氏之學而前無周後無朱則於姚江奚尤焉虛齋蔡氏雖不敢訟言攻之而疑與羅氏同噫彼謂理氣有定質也先後有定時也然則孔子所謂上下有定位也耶彼以朱子所謂先後者介然有理介然有氣然則形而上下其亦道器相偶如天地陰陽之屬耶其固甚矣是故上下無位者也先後無時者也雖無位不得不有上下雖無時不得不有後先知此謂之知道明此謂

之明理。然則其躋程說何也。曰。以其爲夫子之言也。夫徒以言出夫子而不敢疑之也。又烏能信。

心性

主於天曰理也。氣也。主於人曰性也。心也。一也。二者之在天人。又一也。一則不離。一而二則不雜。詩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書曰。道心惟微。夫曰天事。則陰陽化育具焉。曰道心。則是有心矣。是氣也。心也。而以爲無聲臭焉。微焉。則理與性之不離於斯與。不雜於斯與。是心也。又曰。人心惟危。果心之卽性。則何危之

有與。卽心卽性。異氏之言也。後之君子或述焉。始於陸。盛於王。整菴羅氏旣誹理氣之說。則與心性而混之。其於陸王也。抱薪而救焉。愚乃以孔孟之言折之。孔子所謂仁者人也。心性之合也。孟子所謂仁人心也。心性之合也。然且有仁之人。有不仁之心。是心不與性合也。心不與性合。而曰卽心卽性。可與不可與。是知孔子所謂人者。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非謂人爲仁也。孟子所謂心者。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非謂心爲性也。或曰。姚江之說。謂心自

仁心自義心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其不然者非本
心也以是謂卽心卽性殆可與曰其言似其意非奚
不曰仁義之心道心也其不然者人心之流也則心
性之辨明矣彼麗於孔孟而爲是言也其意則謂心
之體如是妙也故以覺爲道以覺爲道必以無爲宗
以無爲宗者道亦無矣故無善無惡心之體姚江晚
年之說也其異於孔孟之旨又奚匿焉

氣質一

知心性之說則知天命氣質之說何以故曰知人則

知天夫性無不善而及夫心焉則過也不及也雜糅
不齊於是乎善惡生焉天命無不善而及夫氣焉則
過也不及也雜糅不齊於是乎善惡生焉或曰無理
則無氣過也不及也雜糅不齊也亦理也舉歸之氣
者何居曰理統其全氣據其偏全乎理者中氣也過
乎中不及乎中則謂之偏氣雜糅不齊之氣而理不
受焉理者當然也過焉不及焉可謂之當然乎否乎
當然者常然也過焉不及焉可謂之常然乎否乎喻
諸五行焉有火有水有金有木不相無之謂理然且

有偏火之氣。偏水之氣。偏金之氣。偏木之氣。氣之偏者亦理也。而非理之全也。喻諸五常焉。有仁有義。有信有智。不相無之謂性。然且有偏義之心。偏仁之心。偏信之心。偏智之心。心之偏者亦性也。而非性之正也。凡正理正性者。樂而不厭。久而無弊。今使天之五行偏。則萬物死矣。人之五性偏。則萬事隳矣。其使萬物死。萬事隳。非理性本然也。氣之偏者爲之也。理則全而不偏。惟中者近之。故論道者貴中。

氣質一

過乎中不及乎中。則謂之偏氣。謂之雜糅不齊之氣。然又有昏然而無類。泯然而俱失。偏於仁則無義。是物也無義矣。且無仁。偏於信則無智。是物也無智矣。且無信。若是者何氣與。過不及之說。不得而名之。豈又有無理之氣與。曰。否。氣之推移有中偏。故有精粗。有粹駁。夫非無仁也。得仁之偏者也。仁之駁者也。則不知其爲仁也。夫非無義也。得義之偏者也。義之粗者也。則不知其爲義也。中則合仁與義。抑且粹然仁矣。粹然義矣。降而中人焉。偏於仁。不足於義。非仁之

至也。偏於義，不足於仁，非義之至也。降而庸惡焉，豈無所謂愛，不得謂之仁，是無義也。并與仁而失之者，也。豈無所謂果，不得謂之義，是無仁也。并與義而失之者也。降而禽獸焉，豈能無所貪，而去仁也遠矣。豈能無所決，而去義也遠矣。夫愚前者之說，舉中人而止者也。未及乎所謂庸惡禽獸也。庸惡禽獸，蓋氣之愈偏焉，愈粗焉，愈駁焉，故昏然而無類，泯然而俱失。比而觀之，皆所謂雜糅不齊之氣。夫以過不及名之，烏乎不可哉。

氣質三

或曰：氣則既偏矣，於性善乎何有？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雖其偏之極矣，而理未始不全賦焉，而性未始不全具焉。特其掩於氣之偏，故微而不能自達，或感而動，或學而明，或困而覺，然後微渺之端緒，可得而見焉。要皆其所本有，而非其所本無也。向者鬱抑蒙覆於勝負屈伸之勢，然昭之可以明，廓之可以大，何則？其根在焉，加以雨露糞壤，可以繁陰矣。其火宿焉，動之以薪草，可以燎原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鬼神

之交。陰陽之會。五行之秀氣也。中之謂也。若物則不然。得氣之偏者甚矣。甚則缺於理而蔽於性。閒有不
可殄滅者。千之一焉。雖然。其偏不能自反者。人則制
之。其美不能自達者。人則遂之。收其利。遠其害。於以
當理。而若性一也。是故孟子所謂性。以其分之殊者
言之。其難告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
性。與中庸所謂性。以其理之一者言之。故曰。鳶飛戾
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又曰。能盡人之性。則能
盡物之性。贊化育而與天地參矣。

智仁勇

陰陽之氣有中偏。故有虧全。陽有精粗。故有清濁。陰
有粹駁。故有邪正。有精之精者。精之粗者。粹之粹者。
粹之駁者。有多寡也。故又有厚薄。虧全者。全體之中
偏也。清濁邪正。一體之中偏也。厚薄中者之中偏也。
其生人物也。得其清濁之爲明昏。得其邪正之爲美
慝。得其厚薄之爲強弱。得其虧全之爲畸行。完德。明
之謂智。昏之謂愚。美之謂仁。慝之謂暴。強之謂勇。弱
之謂柔。畸行之謂材。完德之謂聖。易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陰陽全體。目之曰道。流行者不偏。故言善也。賦子者雜糅。故言性也。仁得陰之粹。智得陽之精。凡民蠢蠢。粗而且駁。君子大中之道。宜乎鮮也。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民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亦此意也。或曰。中庸智仁勇與性之仁禮信義智同與否與。曰。言智則舉義。言仁則舉禮。得

清之氣。厚於知。薄於行。其於性也。智義多而仁禮少。得美之氣。厚於行。薄於知。其於性也。仁禮多而智義少。理乘氣而運。有陰陽。其與氣而淆。亦有陰陽。得清之氣體。陽而用陰。靜而明之理多。得美之氣體。陰而用陽。動而正之理多。理合而成道。氣散而成質。合而成道。故完散而成質。故離心於性。氣於理。天命氣質。以是觀之。

知行一

朱子之學曰。知先行後。何据。曰。非知之艱。行之艱也。

博於文約之以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也。智
仁勇也。擇善固執也。知言養氣也。始條理終條理也。
知天事天也。皆其据也。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蓋陽先陰後。
陽知陰能。陽爲神理爲心。陰爲轍迹爲事。四時之氣
動於北。生於東。盛於南。止於西。然則人性之德。動於
智。生於仁。盛於禮。止於義。然則君子之學。啓於智。存
於仁。達於禮。成於義。知行之序。性命之理。不可易矣。
姚江王氏曰。先行後知。彼見聖賢之語。志也。語敬也。

先矣。曰。行有餘力。則以學

學則不固。又曰。今求飽

後。就有道而正焉。

章。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然後

自微之顯矣。又曰。學問之道無他。先

以涵養。仕敬。進學在知。之數者。其亦先行

夫無求安飽。志之屬也。弟子之職。重威

屬也。闇然爲己之心。志之屬也。尊德性。收

放心。溘查其心。敬之屬也。志與敬之爲知行先也。朱

其止

後知

之容

放心

容村全集

卷之八

九

子言之矣。若夫行之不爲知先也。非
賢之言也。非羣聖賢之言。性之德。天地之理也。志與
其三德之勇乎。五常之信乎。四德之乾乎。故曰所
以行之者一也。又曰主於一而行於四。又曰君子行
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也。

知行二

之言致良知也。謂專務體察乎。心性情之德。
無惡於天下。今之君子。奚病諸。曰。王說之病。其
源在心之卽理。故其體察之也。體察夫心之妙也。不

體察夫理之實也。心之妙在於虛。虛之極至於無。故
謂無善無惡。心之本。此其本旨也。其所謂心。仁
心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文之以孔孟之言。非其
本趣也。是故遺書史畧文字。掃除記誦見聞。以是爲
非。心非道爾。夫書史文字。記誦見聞。可去也。書
史文字。無非道也。記誦見聞。無非心也。古之人不曰
觀理曰博文。不曰求道曰格物。博學然後篤志。切問
然後近其心。然後辨志。敬業然後樂羣。博習然後
親師。論學然後取之。知類然後通達。操縵然後安絃。

得依然後安詩雜服然

在內外無所擇本末無

所棄苟曰徒為博則遠矣

窮理求道而又奚擇焉

奚棄焉王氏曰樹之初生

其繁枝人之初學除其

雜好夫細益之文章技藝豈直初學爾終身除可

也非讀書窮理之謂吾聞種樹者刊其條傷其根甘

枝繁其根大學聞以養心不聞以害道孔子之學一

口只聞多目井則曰多聞多見又曰好古敏以求

之者也一以貫之而何害於道若種樹而必芟其

者小而幹不

樹元望其修

立志

立志何也曰知行之總也立志然後可與其學致知

然後可與適道躬行然後可與立知盡行至然後可

與權志道故志立知深而德可據矣行成而仁可依

矣知行皆化而藝可游矣學未有不自志始者也大

學之教必視離經辨志然後敬業樂羣然後至於知

類通達強立而不返孔子之聖自志學始然後立然

後不惑知命然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立志

者播種也敬者灌溉培壅之喻也致知力行者謹察

焉。勤治焉。稂莠蕪稗。無雜我種。螟螣蠹賊。無害我稼。學不先於志。猶無種也。志立而不務知。若苗之有莠。恐其亂也。知而不行。若害吾苗者不能去也。不始終之以敬。若灌溉培壅之不加。或槁焉。或有苗而不碩也。或曰。子謂志於知行。如三德之勇。五常之信。奚當焉。曰。志立則果。志立則誠。不果不入。不誠不久。故言立志不言立誠可也。

主敬一

朱子曰。知者學之始。行者學之終。主敬者學之所以

成始成終。或曰。大學言格致知也。誠正行也。誠意正心。何莫非敬。而別敬於行何居。曰。敬者。動容貌。謹威儀。正辭色。斂心志。必有事焉。而在乎用其力。不用其力之間。行則遷善也。改過也。誠意之屬也。節欲也。懲忿也。正心之屬也。用力之事也。誠意正心。莫非敬者。以見敬之無乎不在。而爲知行主。若曰。敬直行之事。爾。則是致知無敬也。而可乎。曰。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皆行也。不及知也。中庸言戒懼慎獨。戒懼慎獨皆行也。不及知也。何也。曰。敬以直內。敬也。義以

方外者不精義而能方乎。知行兼之矣。戒慎恐懼敬也。謹其獨者不知幾而能謹乎。則知行又兼之矣。是故有敬與行對而知在其中。有敬與知對而行在其中。敬與行對而知在其中。易之直內方外。中庸戒懼謹獨是也。敬與知對而行在其中。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程子之涵養進學是已。曰敬者合內外貫動靜是故動而觀聞敬也。靜而不觀聞敬也。動靜之間所謂獨焉亦敬也。子以謹獨爲行之事。何與。曰思而無邪敬之足矣。非然者必察聖人之心。敬之足矣。非然者

必治不察不治。前此之敬有所不能守。後此之敬有所不能施。力行之功誠意而已矣。誠意之要謹獨而已矣。曰言知言行言敬。聖賢之學恐不枝離。若是奈何。曰深耕而播之。糞沃穠袞。謂農好勞與。基而構之。棟宇塗暨。謂不如穴處者。易與其名煩。其事異。至于良獲安居一也。中庸以智仁勇修身。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主敬之謂也。夫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威敬也。固學知也。存誠而擇友改過行也。是故非朱子之

說孔子之說也。曰中庸首章言戒懼後謹獨末章言內省後敬信何與。曰此成始成終之說也。首言戒懼後謹獨所謂敬以成始末言立心知幾內省以歸於敬所謂敬以成終中庸以敬舉兩端居其中者賢不肖智愚也。智仁勇也擇善固執也至聖至誠也皆知也行也反覆於知行而始終之於敬朱子之學可不謂躡中庸之庭而入其室者與。

主敬二

周子曰主靜程子曰主敬二賢之言孰爲全孰爲偏。

曰程子舉其全周子曰其要乾之學也敬也故其象曰終日乾乾夕惕若艮之學也靜也故其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動靜者時也流行者命也夙寤不顯酬應羣物而無邪也嚮晦安身閉塞萬動而不息也推之作止由是推之語默由是推之發慮息機由是是之謂居敬然陰陽相生以靜爲本故貞者事之幹艮者萬物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寒沍之極雨露之所施日夜之息云爲之所起易大傳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

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中。發而中節謂和。程子又曰。不專一不能直遂。不翕聚不能發散。察於此二者。可以明於乾艮之說矣。察於此二者。可以通於敬靜之旨矣。雖然。學何以主靜。其必由敬乎。靜非息滅之謂。而虛明中正之謂。虛明中正。靜而覺也。靜而覺。故動而止。靜而覺。有動也。動而止。有靜也。動靜互爲其根。心之妙。敬之符也。不敬則昏。昏則擾。而無有乎理義之精。不敬則墮。墮則肆。而無有乎理義之實。昏且墮。熄滅者乎。無動者也。擾且肆。放逸者乎。無靜者也。神

存則交。神去則不交。陰陽不測之謂神。存神之謂敬。故周子曰。靜而無動。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又曰。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又曰。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又曰。無欲故靜。吁。程門之言敬也。亦如斯而已矣。二子之學。其何異之有。

要旨續記

向以當然者言理。故謂陰陽動靜之類。終古不易。終古不亂。是乃所爲當然。當然之爲自然。自然之爲

楊子全集卷之六
其所所以然也。以其不偏謂之中。以其不雜謂之善。自以爲此論當矣。至於藹然而生。凜然而肅。則以是爲落形氣而未之道也。既乃思之。大易言貞元。孔孟語仁義。皆不離其藹然肅然者。而性命之理存焉。且使所謂陰陽動靜者。無可愛可慕之實。徒曰不偏之謂善爾。則是土苴木札。劑量而食。可以療飢。木葉鶉衣。編襲而衣。可以適體也。是天地之間。盡汎然無情之物。所謂道者。不過自動自靜。出入乎機。而偶與自然者會。此其與莊老之學。相去

幾何。而於吾聖門之道遠矣。乃今知所謂善者。卽藹然者善也。卽肅然者善也。有藹然之理。故有藹然之氣。以生物。是生物之理善也。有肅然之理。故有肅然之氣。以成物。是成物之理善也。中也者。所以完此善者也。非謂中善也。譬之梁肉之爲美。而食之過焉。則傷。綺縠之爲溫。而服之多焉。適累。梁肉綺縠。自有善焉。苟不至於過。傷生累體之患。何由生哉。仁義於人。膏粱也。綺縠也。體之以中。則與天地相似也。

舊專以中字推明善不善之由。於義不差。而實有未備。要當兼中正而言之。正也者。體之純中也。用之交。以易言之。乾坤純也。坎離交也。以天地言之。動靜之氣。互爲其根。陰陽之精。互藏其營。交也。陽靡不達。陰靡不固。南則極融。北則極沍。純也。純矣。交乃可得而言。正矣。中乃可得而論。舊說所謂精粗粹駁。所謂中偏。意亦相近。得氣之精。則純乎智者也。得氣之粹。則純乎仁者也。於是而猶有見仁見智之偏。則中之說起焉。是故陽而不純於陽。陰

而不純於陰。此雜而不正之爲病。惡所從生也。陽而不交於陰。陰而不交於陽。此過而不中之爲病也。亦惡所從生也。朱子論人物氣稟。有所謂乖戾雜糅之氣。蓋雜糅則不正。乖戾則不中也。然天地之理。正則未有不中。中則未有不正。過焉者不足。謂之正。雜焉者不足。謂之中。陰陽之純者必交。交則未發之中也。陰陽之交者必純。純則本體之正也。中正二者。渾融合一。而不可分。道之所以一而神也。張子曰。動靜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

義又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絀緼相糅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嗚呼盡之矣

先儒曰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故仁統禮而智統義也夫以元亨利貞四德之序言之則仁禮陽智義陰論反以陰德而德諸陽以陽德而德諸陰無乃揚雄袁機所以見攻於朱子者與嗚呼可謂固

矣夫不曰體陰者用陽體陽者用陰與義智者輕清而具生物之理故體陽然其流行也靜所以爲陰也仁禮者重濁而行生物之事故體陰然其流行也動所以爲陽也易不云乎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又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中庸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是皆智義陽仁禮陰之證也或曰智者冬也陽之始也禮者夏也陰之始也若仁決不可以爲陰義決不可以爲陽也且夫言

仁則義爲對。言智則禮爲衡。而孔門多言仁智。何與。曰。智固陽之始。而自義之斂而之內。則固智之根也。禮固陰之始。而自仁之動而之外。則固禮之本也。蓋言陰陽者。未有截然而不相用。亦未有介然而不相入。苟智而非義。是虛知也。雖有明覺。而理不具焉。非天德之所謂正。苟禮而無仁。是虛禮也。雖有節文。而心不加焉。非乾道之所謂通。是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此分剛上而文柔。賁之所爲文明以止也。沖穆無眚。無一物

之不體也。此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艮之所爲篤實光明也。陰根陽。陽根陰。或以陰爲陽。或以陽爲陰。有定理而無定位。夫亦神而明之則可矣。智仁德也。內也。禮義理也。外也。故言理者禮義。言德者智仁云。

學有知行。本於性之有智仁。既畧聞其說矣。所謂志也。敬也。於性之德亦有合與。曰。敬者性之禮。志者性之義。敬出於禮而近仁。志出於義而近智。然則敬與志何以爲知行本乎。曰。行乎智仁。止乎禮義。

天也。成德者事也。由乎禮義以成智仁。人也。學者事也。天德則以貞元爲始。人情則以禮義爲端。是故大學之教格物智也。誠意仁也。正心修身禮義也。夫子所謂智及仁守莊涖動禮亦其序也。小學之教則幼儀子職作其恭也。則古稱先定其志也。敬已成矣。志已立矣。於是明明德於天下。故曰敬志本也。或曰天人殊乎。曰天陽也。其德無私。而知大始。故始於智也。人陰也。生而有欲。無禮乃亂。故始於禮也。義何以爲志。曰有所羞有所惡。斯之爲

志。無欲其所不欲。斯之爲志。或曰敬者德之興。其在智也。則炯然覺。在仁也。則怵然動。在義也。則肅然正。無非敬也。而可偏於禮言乎。曰凡四德者。迭爲之主。智及之。是主智也。修道以仁。是主仁也。義以爲質。是主義也。敬以直內。以禮制心。是主禮也。夫偏言則禮專。言則敬其實一也。孔門之教以仁爲宗。以禮爲要。顏氏子大賢也。其一言授受而曰克己復禮爲仁。其餘雖不言禮。禮固存焉。雍得之爲見賓承祭之學。遲得之爲端居敬事之學。商得

之爲灑掃應對進退之傳參得之爲容貌辭氣顏色之貴中庸之言道也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易之九卦首曰履德之基也是故古之學者必從禮入隆禮則志義志義則知性體仁而道不遠矣聖敬日躋動容周旋中禮而德斯至矣故敬者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偏言則禮專言則敬其實一也

敬志知行四者之序其猶有徵與曰莫聖於孔子子之自述也曰志學是志也曰立是器於禮也曰不惑曰知命曰耳順是日新之智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既熟之仁然從心所欲而志始成不踰矩而禮始中矣是志也敬也成始成終之驗也其言先志者斷自十五古者始入大學焉敬之事其前此矣俎豆之嬉成人之度有誨者夙就而況夫子乎若自其學禮之成言之則在志後也曰子以是爲學者事矣曾聖人而若是乎曰天人不相離也且夫天之爲天也夏之養不厚則秋不實矣秋之實不獲則春不生矣志也者種也敬者灌溉培養之

喻也。聖人者其種宿焉。是故日至而生。眾人則猶
窶人之田也。或蕩乎其未有種也。不培其基。不獲
其種。稼雖勤。是滋惡草。而榮稊秕也。是故聖庸者
難易之分也。無異同之事。曰其成始成終。奈何。曰
百穀草木之所謂種者。以是始焉。以是終焉。灌溉
培養之勤。亦以是始焉。以是終焉。小學之所以成
始也。一握之粟也。大人之所以成終也。千箱之穫
也。

或曰。子以敬與志爲三德之勇。五常之信矣。今又以
爲禮也。義也。如何。曰。三德之勇。五常之信。猶之敬
與志也。專言則貫乎三德。載乎五常。而偏言之。則
智仁之成也。禮義之位也。中央之土也。秋夏之間
也。敢問禮義何以爲信勇乎。曰。言信者實爾矣。言
勇者果爾矣。百穀草木之成者。曰果焉。實焉。百行
萬事之成亦曰果焉。實焉。於時爲夏秋。於人爲禮
義。時至於夏秋。是物物有天也。而天之所以爲天
也。其性情于是實矣。固矣。人至于禮義。是事事有
人也。而人之所以爲人也。其性情于是乎實矣。固

矣實矣固矣之謂信之謂勇是故智仁進德也禮
義居業也顯諸仁藏諸用天之德業也智崇禮卑
道義之門智崇道之門禮卑義之門可與幾也可與存義也人
之德業也德進矣非業無以實踐而要其終故曰
信也勇也蓋聖於論道者夫子夫子言仁言禮言
義矣而繼曰智仁勇不及禮義明以智成仁仁統
禮義而要諸勇也言智言仁言勇矣而繼曰明善
誠身不及勇明以智成仁仁統勇而要諸誠也
曰好學近智則知之說也曰力行近仁則行

也曰知恥近勇則志之說也曰齊戒神明法服禮
動則敬之說也是故非吾之說朱子之說非朱子
之說孔子之說也或曰三德五常之說亦既聞之
矣敢問時之夏秋人之禮義物物有天焉事事有
人焉而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也性情之
確實堅固于何見之哉曰今夫木其實之未成則
所謂本者氣未固焉理未具焉比其成也一粒一
粟各一全樹也而生生者之根亦以翕聚完固而
不洩且因是以知生理之全也是標本一貫之道

也。保合太和。物物之太和。即天地之太和。然則勇也。信也。智仁之終也。敢問其所以始。曰。莊敬日強。閑邪存誠。始也。健而無息。純亦不已。焉。終也。

子謂敬行之近也。志知之近也。先敬後志。毋亦姚江先行於知者類與。曰。知行猶陰陽然。陰陽者不可為首。而如環斯循也。惟所主焉爾。故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靜為本也。曰。顯諸仁。藏諸用。是顯為先也。曰。萬物資始。乃統天。是以始統終也。曰。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是以終為始也。夫主於知

則先知。主於行則先行。善論學者。雖姚江之說。不足以為道病。不善論學。則雖朱子之說。其病道也多矣。曰。入德之戶。孰為正。曰。言小學則先行而後知也。言大學則先知而後行也。言成德則又先行而後知也。小學之說是持敬辨志之說也。大學之說是擇善強行之說也。成德之說是自誠而明。成己仁成物智之說也。蓋夫子之言弟子職也。曰。孝弟謹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矣。是一說也。聖門之教。文行忠信。博以文約。以禮。又一說也。智者不惑。

仁者不憂。程子曰：進學之序也。仁者不憂，智者不惑。程子曰：成德之序也。又一說也。所以然者，天道始於智仁，終於禮義，又根於禮義而爲智仁也。是故學所謂敬云者，小子之造以是始焉，聖德之躋以是終焉，或者有見於是也，是故言之復也。雖然，以是施於大學則疎，大學之教離乎小子，未至於聖，或者之說遺其中而舉其上下者也。夫以小學局人則病，以聖人望人則難，是故使人不聞大道之全，必斯人也。夫使人不知量而自聖，必斯人也。

夫揚雄曰：吾於荀卿與見同門而異戶。韓愈謂不自孟子而之聖人，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吾於朱陸王氏亦云。

或曰：由子之說則告子也。陸氏之徒也，必其居敬持志，而知行未加焉爾。蓋孟子之闢告氏也，我則知言彼勿求言焉，我則養氣彼勿求氣焉，而於所謂持志者無譏，朱子之議陸氏也，曰問學功缺而於所謂尊德性者無譏，故曰知行未加焉，其居敬持志一也。曰似矣而未盡也，夫告孟之差也，朱陸之

異也。在乎心性之源不合。仁義之實不著。非夫功
之偏而不舉。說之畧而不全云爾。夫隆禮由禮之
謂敬。非所謂坐攝本心者也。夫嚮道望道之謂志。
非所謂乃凝於神者也。故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曰。志於學。又曰。志於
道。又曰。志於仁。夫是之謂敬也。志也。皆有所操持
循習而日可就。皆有所標準慕效而歲可期。告陸
所謂敬也。志也。恐鄰乎攝心者也。凝神者也。苟或
似之。則釋氏之說。非孔門之說也。孔門之說。自居

敬持志。至乎彊學力行。程則分矣。而塗不二也。彼
其梧捲仁義。則必不志仁義。注解賢聖。則必不志
賢聖。不志仁義。賢聖。是凡講聞禮義。敦說詩書。皆
末也。外也。告陸之所簡而棄之。恐爲心累者也。如
是以爲敬。敬其所敬。如是以爲志。志其所志。則如
是以爲知。知其所知。如是以爲行。行其所行。吾於
理也。性之。彼於義也。外之。吾學本天。彼學本心。若
子之說。似矣而未盡也。

榕村全集卷之九

象數拾遺

河洛之出有先後其理則不以先後而閒故圖之道數具乎易焉書之道數亦具乎易焉書之道數具乎範焉圖之道數亦具乎範焉

圖之左方陽內而陰外猶先天之左方也其右方陰內而陽外猶先天之右方也陽為主於東北猶後天之東北也陰爲主於西南猶後天之西南也

先天陰陽也後天五行也陰陽先乾坤故書之上九

者乾也。下一者坤也。自乾而次八爲震。次七爲坎。次六爲艮。自坤而次二爲巽。次三爲離。次四爲兌。此先天之卦位也。五行先水火。故書之上九爲離。火。下一爲坎。水。自離火而生艮八之剛土。自艮土而生兌七。乾六之二金。自坎水而生坤二之柔土。自坤土而生震三。巽四之二木。此後天之卦位也。其序則東北西南皆互其宅焉。

書者參天兩地之數。中五爲人位。洪範之建皇極而參天貳地者。理取諸此也。圖者天奇地耦之數。中

宮。太極。太極之全體具於人矣。洪範之效天法地而成位乎其中者。理亦備諸此也。

書之五行逆而相克制而用之之法也。洪範之於五行逆而制之者。理取諸此也。圖之五行順而相生。因而敘之之道也。洪範之於五行順而敘之者。理亦備諸此也。

圖之數。以奇耦各相次爲始終。書之數。以奇耦各相乘爲始終。故圖則陽數自北以終於西也。陰數自南以終於東也。書則陽數亦自北以終於西也。陰

數則自西南以終於西北也。圖則有順而無逆書。則陽順而陰逆。圖之陰陽其長也。皆順。其消也。皆逆。書之陽其乘也。順。其除也。逆。陰其乘也。逆。其除也。順。

圖之一三七九也。二四六八也。皆順而數之也。故曰。河圖左行。書之一六并而爲七也。二七并而爲九也。四九并而爲三也。三八并而爲一也。二九并而對一也。四三并而對七也。八一并而對九也。六七并而對三也。皆逆而數之也。故曰。洛書右行。

河圖之本。一繼以二。三繼以四。六繼以七。八繼以九。互爲內外。迭爲賓主。然於陰必反易之者。陰陽同根而生。造化之體也。分方而治。造化之用也。

洛書之本。一三九七位於四正。二四八六位於四隅。以參相乘。以兩相加。然於東北西南必反易之者。陰順陽行。造化之體也。陽順陰逆。造化之用也。

先天之位。乾與坤對。坎與離對。震與巽對。艮與兌對。故洛書八方皆以合數相對也。先天之序。乾與兌同生於太陽。離與震同生於少陰。巽與坎同生於

少陽艮與坤同生於太陰。故洛書四面皆以合數相生也。

後天之位。水與火對。木與金對。土無對。而以剛柔自相對。故洛書八方皆以合數相對也。後天之序。木生火。金生水。惟水不能自生木。其間有土焉。火不能自生金。其間亦有土焉。是木金皆土所生。故洛書四面皆以合數相生也。

先天圖位。天上地下。日東月西。不可易已。山起西北。澤注東南。不獨九州爲然。今自西北度恒山。之綿

亘未知所止也。自東南浮海。茫洋相因。亦未知其所止也。雲興東北則雨。雷氣動而風從之也。雲起西南則不雨。風氣動而雷不應也。皆自然之位也。先天之震巽。其本位也。後天之巽。從震而動者也。故東南風亦雨。風非潤物者也。而曰潤之。以風雨。蓋謂春風應乎陽氣者也。後天艮在東北。山脈所盡也。兌在西方。澤氣所鍾也。澤氣所鍾。故水源從此出。

先天後天。其乾坤南北交易。先天著其體之常。後天

探其用之根也。後天之乾不直居子而居亥者，進而當絕續之交，坤不直居午而居未者，退而避止陽之位，此不息之命所以流而承天之義所以著也。乾坤既易，故以其位居離坎。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乾之用在離，坤之用在坎也。離坎既易，故以其位居震兌。火之鬱，雷則發之，水之流，澤則瀦之，離之用在震，坎之用在兌也。震兌既易，故以其位居艮巽。雷動則山興，雲澤積則氣生，風震之用，在艮兌之用，在巽也。艮巽以其位居乾坤

者，山者地之所以上交於天而蓄其氣，風者天之所以下交於地而化其形，故所在有山則氣聚，萬物遇風而形化。

風本天氣也。天交於地，故一陰潛伏而天氣噓焉，則爲風。山本地質也。地交於天，故一陽隆起而地氣升焉，則爲山。雷本火也。上有重陰壓之，則奮而爲雷。澤本水也。內有積陽驅之，則散而爲澤。觀卦畫皆可見矣。天地水火四體也。雷風山澤四用也。後天卦震與離兌與坎相次於四正，乾與艮巽與坤

相次於四維者以此。

天主日地主水猶人之主精神氣血也。天與火爲同。地與水爲比。雷電合而章。澤中有水。故先後天四位者可以互換。若夫雷之應也。以風。而艮居之。澤之感也。以山。而巽居之。風實天氣。而坤居之。山實地質。而乾居之。此則至理。不可不察也。山含澤。故能蓄洩。而雷之氣自此應焉。風助雷。故能吹噓。而澤之潤自此行焉。故近山者多雷。近海者多風。周官東則景夕多風。西則景朝多陰者。此也。天氣至

剛。近地則柔。而物孚化焉。則風反爲地之橐籥。地質至柔。接天則剛。而氣升降焉。則山反爲天之鍵藏。洪範以風屬土。古人登山而升中者。此也是以。後天之卦。錯居先天之位。而各得其所。

水漬土則舒其浮華。所以生木也。火爍土則縮其精實。所以生金也。若木燃而火發。金潤而水出。則皆未有以見夫土之功。又播五行於四時。而觀之。木溫火熱。陽勝陰也。金涼水寒。陰勝陽也。土爲和氣。陰陽之中也。一歲之序。陰長而已過於半。陽長而

未及於半。是陰勝陽也。爲秋爲冬。以配金水。陽長而已過於半。陰長而未及於半。是陽勝陰也。爲春爲夏。以配木火。惟冬春秋夏之交。陰陽消長方平。易所謂泰否之卦也。是陰陽之中。故以配土。呂氏之中央也。則缺其一焉。京氏之四季也。則多其二焉。故言五行之義者。亦莫精於後天也。

論後天自然之序。則震坎艮乾宜居北東者也。巽離兌坤宜居南西者也。長少既敘。而乾生坤成。不亦善乎。然而震必與乾易。兌必與坤易。則造化之妙。

也。乾居東方。始矣。而非大始也。以終爲始。如園之無端。然後謂之大始。坤居西方。成矣。而非作成也。當一歲之中。致養之勞盡焉。然後謂之作成。且亥月則雷氣未動也。未月則澤氣未克也。何能使造化功用各得其所。

人知天心之動。爲化之初也。不知寂然不動。沖漠無眚。爲命之續也。聖人所以希天者。此爾。賢人所以希聖未達一息者。此爾。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吾於其圖位見之矣。然猶曰戰乎乾。是故聖人不

廢克己之功。己盡無我。然後能與天地相似也。
艮德最近乾。以其靜而無我也。巽德最近坤。以能制
其伏陰而皆順乎剛也。是故先天艮巽之位。後天
乾坤居之。

艮德最近乾。然所以靜而無我者。震之動。坎之習險。
先之矣。故曰戰乎乾。又曰自強不息。巽德最近坤。
然所以動而及物者。離之明。兌之說。終之矣。故曰
萬物皆致養焉。又曰含萬物而化光。

震之次離兌。陽娶妻也。巽之次坎艮。陰生子也。娶妻
則成乎父道。故受之乾焉。生子則成乎母道。故受
之坤焉。是先天之序也。有長男則有長女之配。故
震巽居先。諸娣從之。故受之離。有嫡有娣。母道具
矣。故受之坤。餘則妾御之流也。故受之兌。由是則
有繼嗣而成乎父道。故受之乾。坎艮子之未長者。
長則又爲震而當室矣。是後天之序也。

天尊地卑。君相之位也。日東月西。卿士師尹之職。綱
紀朝政者也。雷風山澤。宣播號令。承導德施。以鎮
奠方隅。岳牧之任也。是先天之位也。君居無爲。譬

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臣則致役爲君養萬物焉。震巽者承其命令於先。離兌者竭其功施於繼。坎艮者告其成事於終。是後天之位也。是故圖象設而彛倫敘矣。

乾爲首。五官之所宗也。坤爲腹。四體之所會也。震爲足。陽之所以動也。巽爲股。陰之所以伏也。坎爲耳。內光也。魄之所以載。離爲目。外光也。魂之所以營。艮爲手。次於震之陽。動而不離其處者也。兌爲口。次於巽之陰。欲而著見於外者也。養身者導陽自

震艮始。故手持足行。則欲其動也。坊陰自巽兌始。故男女飲食。則欲其靜也。頭容直。體容端。然後天地位焉。視思明。聽思聰。是以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圓者天體。方者地體。凡物有端。圓則無端。故曰不可爲首也。其義必用九者。圓之根在心。以坤之二而翕者取之也。故曰乾元用九。知乾元无首。則知所謂心之妙矣。凡物方則止。故曰有終。其義必用六者。方之根在角。以乾之一而直者取之也。故曰直

以方也。知直方。則知所謂德之隅矣。凡圓者最大。一曰次之。故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然至於積方。則亦大矣。故曰直方大。

一。成點。二。成線。三。始成面。而推之形體。亦無所不通者矣。

一一為一。不可分也。故其形圓而為天。二二為四。其分明矣。故其形方而為地。又為三角於圓中。以參天。為斜弦於方中。以兩地。故一四者天地之體。參兩者天地之用。

置百數於此。洛書之九與一對。八與二對。七與三對。六與四對。五無對而自相對。蓋開方之原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蓋自一至五。衍之為五十五。除天一地二。為數之始。不行。衍三四五之數。則五十也。三衍為勾。四衍為股。五衍為弦。三數之併。又不能成方。故其用四十有九。四十有九者。七之衍。七者三四之合也。三四者勾股之率。故亦為方圓之率。凡圓之內外生方。及方之內外生圓。其積常圓四而方三。故四十有九之積方也。內

林林金集 卷之九
十
含圓積三十有八半。方得十四。圓得十一也。又內
含方積二十有四半。圓得十一。方得七也。
三者圓。天數也。四者方。地數也。五者參兩之合。人數
也。七者三四之合。亦人數也。

以圖書言之。五居中。五之中心一數。尤中之中也。以
大衍言之。中心一數亦中之中也。蓋圖書大衍。皆
有奇數。奇數必居中。故圖書之中一。人位也。大衍
之中一。亦人位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成
位乎其中矣。書曰。建用皇極。易又曰。掛一以象。

皆此理也。

掛一象三。而又與扞合以象閏何也。曰。象兩象三。一
義也。象時象閏。又一義也。以象兩象三。而推其後。
則揲四歸奇。當為萬物之變化。以象時象閏。而原
其始。則分二掛一。當為歲積之起端。故曰。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自此以往。巧曆不能窮。此一義
也。又曰。碁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此又一義也。聖人各舉以包兩義耳。唐一行曰。
人處天地之中。以閱盈虛之變。是欲參合二說。則

非也。如其下文既以策當期日，又以策當物數，豈亦可合爲一說乎。

一行大衍曆與孔子之意頗異。大畧蓋以分二象二氣也。掛一象閏分也。揲四象一月四弦也。至於左右扞餘，則又不以象閏。此其所以異也。後人因之，謂特初變掛一象閏，而二三變有扞無掛，當無閏之歲。故曰五歲再閏。故再扞而後掛，細尋理法，亦甚疎闊。蓋其以一策當一月之實弦，則不及七日半，而掛一之閏分，十一日有餘，則溢於策數之

矣。掛一之分，十一日有餘，僅初歲之積耳。而當有閏之歲，則又未成乎一月矣。閏數出於四時之餘，今言掛一於揲四之先，則又失曆法之序矣。是不惟非經意，而其言自不密。與劉歆三統律曆皆傳會之論也。

今變一行之說而通之曰：分二者，分一歲爲二也。覺成數之有餘而先除之，則掛一者象氣盈者也。以每月四平弦計之，每弦整七日半，則揲四者象四時十二月者也。合氣盈與月朔之虛以積閏，歸掛

一之奇於餘劫以求爻故合掛與劫皆象閏者也
今曆日用九十六刻蓋得易之真數八卦六爻互相
乘之數也以十二辰爲節晝之極無過七分夜之
極無過七分天地之中陰陽之正也過此則爲天
地之外域陰陽之偏氣故先天圖自復而反推其
積數陰七分陽五分自姤而反推其積數陽七分
陰五分二至晝夜之極也自同人臨之間比遯之
間而反推其積數陰陽各六分二分晝夜之平也

景行摘篇附記

祭諸葛武侯文

李興代劉弘作

予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前哲之遺光
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
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蒸
而出擊解褐於三聘尼昇招而褰裳管豹變於
受命之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
偉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蓋有知己之主則有
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室跨帶我邊方縱橫我
北面馳驅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

氏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
 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
 功一何微妙千井齊整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
 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滅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於
 口行竝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
 喘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屨泣事民言不流刑中於
 公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比管
 晏豈獨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一惟此宅仁智所
 處能無恢廓日月諸時隕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

但惟子之勛移風來世咏歌餘典悞夫將厲遐哉邈
 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矣疇昔之乖萬里殊
 塗今我來斯覲爾故墟漢高歸魂 豈沛太公五世
 而反所想罔兩之髣髴莫形響之有餘神而有靈豈
 其識諸

祭韓文公文 李翱作

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
 異學魁橫兄常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
 氣萎體敗剝剝不讓儷華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

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
包劉越羸竝武同殷六經之學絕而復新學者有歸
大變于文兄之仕宦罔辭于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遷
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佐汴州我遊自徐
始得兄交視我無以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
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
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
死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於中欲別千萬
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亡

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撰兄行下于大常聲殫天地
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
遣使奠筮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

漢唐之間王佐不生而斯文喪程朱所許以爲庶
幾三代之英者漢則武侯唐則文公而已二李之
文推崇揮發尤極其至故特錄焉王仲淹有言千
載而下有能修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
而下有能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嗚呼仲
淹之志則大矣然其名迹若明若昧蹟有羣疑如

武侯文公則其事業文章揭然昭天壤也後之讀者可以興矣。

周子贊

朱子作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二程受學周子然未嘗推以繼道者抑孟子願學孔子而姑舍子思之意與至七十乃尊以先覺而以繼往開來之統屬之祠堂記所敘尤極推崇蓋比諸河洛開天之盛而推五星之聚以爲應運之

符末乃云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廓大而推明之由是而淵源分明萬代學者如知宗泰山而仰北斗朱子之功大矣今按伏羲畫卦自陰陽以下神禹敘疇自五行以下蓋理與性不可圖而象也圖而象之自周子始抑太極之本體固天地之所以爲大而超然于陰陽之上矣而其下之在人物之身者則亦與天地同其大而曾無毫末之虧也雖受于二五錯綜之餘而亦超然非形氣所得拘而曾無毫末之雜也嗚呼非見道之明知性而知天

者其孰能與於此夫圖人物之性一之不足而加
兩焉似乎費矣然天地以性賦之人者也父母以
性傳之子者也父母近而天地遠故事父母人所
知也事天地人所不知也若由氣形化之說推而
上之生民之初孰父母是則其與乾坤混合無間
有不必聖者而後知者矣此又周子指示最親切
處張子西銘益專發此指然周張終身未嘗相見
書亦未始相聞也蓋心理之契所謂若合符節者
嗚呼此所以爲書不盡言圖不盡意也歟

程伯子贊

朱子作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
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叔子贊

朱子作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於伯子則贊其德性之完成於叔子則贊其學問
之平實也蓋瑞日祥雲和風甘雨感於人也深規
矩準繩菽粟布帛濟於人也大成速也恒久也不

可相無者也。

張子贊

朱子作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
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張子擁臯比講周易于時道既成矣一日見二程
遂撤去之謝學者歸關西又力學十餘年然後學
醇道高程子謂孟子後儒者皆不及也夫難克者
有我之私難明者意見之蔽自賢者以下皆不免
焉張子之大過人不特撤臯比一事而已觀二程

兄弟與之往來論學攻切直諒有若施之門下士
者而先生沛然受之如決江河嗚呼此非大賢不
能也先生於二程爲表叔而年長以倍名又先成
臯比之撤二程纔弱冠耳

邵子贊

朱子作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
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邵子之易深於陰陽消長之際而其功之在於後
學者傳先天之圖也故特以探月窟躡天根贊之

月窟天根姤復兩卦也。

司馬文正公贊

朱子作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
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溫公居洛考古製深衣幅巾間居服之。○按程子
云吾閔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
君實也又云世之博聞強識者多矣其終未有不
入於異氏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蓋二程所
推許首張次邵於溫公則固服其躬行而知德有

微詞焉。

周易原象贊

朱子作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
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榦乃支一各生兩
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
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
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
初一日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
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

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
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卦明人文斯朗因而重之
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
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
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
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
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宮立師命曰周易
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義畫
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首所序者卽邵易先天生卦法也康節以前未有
爲此說者率以爲聖人畫卦先定乾坤而復使之
交錯而成六子一每生二之秘蓋千載未發也然
其說具於夫子繫辭傳顧不察耳其分出震以下
之位爲文王之學尤極有理深於周易者當自知
之朱子此贊盡用其說而曰邵傳義畫蓋信之確
也

述旨贊 朱子作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旣開

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
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
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
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
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
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鈞深闡微
如日之中暨乎末流淫于術數儂句成欺黃裳亦誤
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旣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
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

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加我數年
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
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
旣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
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此贊極其精粹不可不深思潛玩。○漢以來說易
者直以聖人作易特爲道陰陽消長洩造化之妙
耳。雖知其資於卜筮然不以爲本指也。至朱子始
以伏羲作易正爲卜筮而設其時風氣未開民俗

淳質未知趨避吉凶則第使之知所趨避而已暨乎中古淳質漓而詐偽滋趨避益巧但知有吉凶而不知有義理則失伏羲教人之本意故文王周公作彖繫爻示人以中正仁義之歸故曰其衰世之意耶蓋因俗化之衰而彌縫之使其淳也然文周之縉莫之能發是以易象雖存而大義乖仍浸淫于術數孔子於是推極文周繫辭之至隱發揮道德性命於十翼之中然後知易果非占卜之小數而義理之微言也由此言之伏羲教人趨吉避

凶之心卽其教人舍惡從善之心文王周公中正仁義之教卽其使人不迷於吉凶悔吝之教夫子發文周之心闡義理之微卽其所以洩羲皇之秘極前用之道也世更三古教以時施然其爲心豈有二哉自溺於文辭者既不察夫立象之本拘於象數者又不適乎典禮之中易之道泯泯焚焚而幾乎熄非周程發其理邵子傳其象朱子復推卜筮之指以還易之本教則雖欲知四聖之心其孰從而求之然至于今尚有執朱子三聖之易不同

之說而欲各以意求之者其蔽比於肆且拘者而滋甚彼蓋不善觀朱子之說而以言害辭辭害意之失也故此贊之序三古源委相接而卒之曰四聖一心此可以爲朱子之定論矣。

警學贊 朱子作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畧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

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之

此章論讀易之法最爲警切蓋以辭爲主者也字求其訓句逆其情毋寬以畧也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毋密而窮也不寬以畧故毋守固陋以爲可不密以窮故毋強穿鑿以爲通至於自表達裏而一

以貫之則二者之患亡矣。理定而體無者，潔淨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者也。事來而用應者，精微也。至精至變，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程子之書，其於宏綱奧旨，則既備矣，而未免以易為說理之書，則是猶滯於實而有所謂虛涵該貫、曲暢旁通之妙，必得朱子本義述而申之，斯無遺憾矣。然今誦朱子之遺言，則於本義尚多欲更改而未及者，豈猶有待而苦於年歲之不足與？故夫子曰：「假我數年，而王仲淹氏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矣。』」

敬齋箴

朱子作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

此程子所謂整齊嚴肅，無事時之敬也。首

四句，靜中之靜，次四句，靜中之動，潛心對越，裏之事也。擇地折旋，表之事也。

出門如賓，承

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

洞屬屬，毋敢或輕。

此亦所謂整齊嚴肅，有事時之敬也。首四句，動中之靜，所以固其裏

之存，次四句，動中之動，所以謹其表之發也。

不東以西南，以北當事而

存靡他，其適也。

此程子所謂主一無適，亦無事時之敬也。不東以西南，以北，則心常中矣。心

存於內，故他無所適，當事猶言隨處也。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

萬變是監

此亦程子所謂主一無適亦有事時之敬也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則心常專矣雖酬

酢萬變於外而主守不失故曰監也

從事于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

裏交正

無事靜也。有事動也。而就其中又各有動靜表裏焉。

須臾有閒私欲萬

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

此以靜而存者言蓋有斯須之頃而不敬則私欲必乘之

而發凝冰焦火淵淪天飛

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

既淪九法亦斲

此以動而發者言蓋公私義利之幾不有敬以察之則毫釐之差將成天

壤之謬可以至於三綱淪而九法斲矣

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

敢告靈臺

靈臺心也

此箴雖言敬然首段所謂防意如城次段所謂萬

變是監後段所謂毫釐有差天壤易處則正中庸

所謂隱微之處而必謹者乃義之事矣蓋敬義雖

相對而敬常為主故中庸所謂戒慎恐懼者敬也

所謂謹獨者亦敬也此箴所言中庸之義疏也

克己銘

呂與叔作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

私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

初無吝驕作我蝨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

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

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
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
痒痲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
晞之則是

朱子以己對理言之呂氏此箴以己對物言之然
其下云心見帝則曰奉辭于天則即所謂理也蓋
天理之中本無物我而忘我忘物則天理在其中
矣且對物言之於仁之味尤為真切也

小學題辭 朱子作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天地四德
人性具焉

所謂天命
之謂性也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

愛親 元忠君悌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強性無不善
故情之感

所
有各有條理
性之謂道也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

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頽其綱甘此暴棄

惟聖性者根也
道者枝也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

小學所以培其根也大學所以
達其枝也所謂修道之謂教也小學之方灑掃應對

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

思罔或逾灑掃應對入孝出恭所以養其誠行之事
也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所以啓其明知之

容詩全集 卷之九 三

木木全集

事也。幼小則真淳未漓，智識未開，故其教之之序如此。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

命赫然罔有內外。窮理致知則善無不明，力行自修則身無不誠。蓋既長則聰明開而

克己要故其教之之序如此。天之明命，我與物所同得，身既誠則兼有以成物而合外內之道矣。德

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成己則德崇矣，成物則業

廣矣。然非有加於性也。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適所以復其初云爾。蓋性者根也，散而為萬理萬事者枝

也。至於盡己盡物，各得其性，則如枝葉之成實，復返于根也。實之成也，適肖其種而已。豈有加哉。世

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

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逐，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

輯格言，庶覺來裔於乎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維

輯格言庶覺來裔於乎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維

小人不蒙至治之澤，故鄉無善俗。君子不聞

大道之要，故世乏良材。下者溺於功利之習，

欲紛拏，高者淪於

之教，故異言喧逐。

辭即約大學序之指以成文也。

全集 卷之九

三

榕村全集卷之十

榕村全集卷之十

序一

進讀書筆錄及論說序記雜文序

康熙十有九年閏八月之五日

皇上退朝

御乾清門。顧問臣光地家居所作文字若干。臣不勝惶懼。歸而收拾舊業。大抵皆經生家言。不足以塵乙夜之覽。又不敢以虛

清問。謹以讀書筆錄數十條及論說序記之。關於學者

榕村全集

卷之十

十篇繕寫爲一卷進呈而恭爲之序曰臣惟學之於天下大矣自古未有言學者言之自殷高宗與傳說始彼其所謂多聞學古時敏遜志與夫教學之相半終始之克念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此皆自後世聰明才智之士所不屑留意於其間者而彼以天縱之君帝賚之佐孳孳相勉若將不及是以君則繼成湯嘉靖于殷國臣則與阿衡媲美于有商學之關於治道有如此蓋古今之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臣以爲不然夫溺於技藝滯於章句以華藻

自娛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哉雖儒生非所尚也若夫窮性命之源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指周當世之務則豈特儒者之所用心帝王之學何以加此蓋高宗所謂恭默以思者性命之源精微之歸也其所謂學而有獲者經訓之旨也其所謂監而罔愆者當世之務也此古今言學之宗亦古今爲學之準也肆我皇上天挺其姿神授之識生知乃復好古將聖而又多能然皆習焉而不留過焉而遂化詩文字畫曆算工巧莫不精其道焉而無所滯於心其所以潛思實體朝

講夕誦積年累久而不懈寒暑風雨而不休則非堯舜之道不使陳於前也非天人性命之書不以遊於意也臣愚無知竊謂

皇上非漢唐以下之學唐虞三代之學也臣窮海末儒蔽於聰明之不足局于聞見之孤陋四十無聞歿身爲恥今太陽之下燭火益微抱卷趨趨隕越無地然臣之學則仰體

皇上之學也近不敢背于程朱遠不敢違于孔孟誦師說而守章句佩服儒者屏棄異端則一卷之中或可以

見區區之志焉臣又觀道統之與治統古者出於一後世出於二孟子序堯舜以來至於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於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夫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治效幾於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在南渡天益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於二者也自朱子而來至我

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啓

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惟

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于大猷。臣雖無知。或者猶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臣不勝拳拳。

進易論序

臣惟易之爲書也。大而言之。則六經之原。天地鬼神之奧也。切而言之。則動息語默。酬物應事。修之吉而悖之凶。蓋有不可斯須去者。然其爲書。始於卜筮之教。而根於陰陽之道。故玩辭必本於觀象。而不爲苟言。占事必由於極數。而不爲苟用。非徒以象數爲先

也。象數而理義在焉。於戲。易豈易學也哉。欽惟

皇上講學勤政。孳孳不息。則應乾之行。厚德深仁。視民如傷。則配坤之道。進君子。退小人。則察乎否泰之幾。憂盛危明。則協乎日中之戒。

皇上之體易者。可謂至矣。神武不殺。固已見諸施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已受其顯報。

皇上之用易者。可謂神矣。乃者

特命儒臣。以此經逐日進講。仰見聖智之默運。上符三古之心傳。歷數近代以來。未有留心於性命之原。研慮

於天人之際。如我

皇上者也。臣學易將二十年。幽居潛玩之餘。不無一得。然生質愚蔽。不足以窺絕學之全。閒或劄記所知。繫之每卦每文。以爲異日精思明辨之地。中遭寇亂。未究厥業。僅有易論數篇。大抵皆理義象數之淵源。易之所由作者也。恭逢

聖世。不敢自匿。譬則熒燭之微照。大陽雖不爲之增光。然而積草加膏之勤。亦將以之炯炯自秘。此臣今日獻書之喻也。伏惟

皇上裁其可否而進退之。臣又觀夫序卦雜卦。皆以未濟終篇。非欲其終於未濟也。謂夫雖當已濟之時。而常存未濟之心。此則所謂懼以終始。易之道也。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言以蔽之。終日乾乾是也。伏惟

皇上垂意焉。

進大司樂釋義及樂律論辨序

臣惟古之王者。治定功成。則必有作。蓋非苟爲彌文以飾觀聽而已。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亦不可以一日

不行於天下。是故尊卑上下截然有制。民志定而遜讓之風行者。禮之實也。君臣父子藹然相親。人心和而敦厚之俗成者。樂之意也。篤其實而舉其文。厚其意而修其節。則禮樂之用所以著。因其節文而求其實意。則禮樂之道所以存。自漢以來。禮樂崩壞。不合于三代之意者二千餘年。而樂爲尤甚。蓋自諸經所載。節奏篇章。器數律呂之昭然者。而紛紛之說。終不能以相一。又況乎精微之旨。所謂與天地同其和者哉。臣逃亂空山之中。僅以十三經自隨。閒以暇日參

取經文之及於樂者。會萃成編。深思極索。追求古人作樂之本。與夫羣言旨趣之同。蓋有互相發明者。自大舜后夔。以至武王周公。若合一契。信乎大樂之必易。而今之樂由古之樂者。斯言不我欺也。居嘗別爲樂理。樂節。樂章。樂舞。樂器。樂律六篇。以諸經之文爲主。以史記漢書淮南以下諸說爲輔。將以下成一家之言。上備有司之采。條貫已具。潤色未完。其已脫稿者。則周官大司樂釋義及論說數篇。竊不自量。繕寫爲一卷。進呈伏惟

皇上純誠至孝。舜之所以感神也。於鑠王師。武之所以求定也。文德武功。巍然煥然。今四方粗靖。稽古禮文之事。勢當相沿而起。昔魯兩生謂禮樂百年乃可興也。臣竊疑之。蓋兩生知高祖之輕儒術。故爲是言。以避召命耳。若夫禮樂。則豈可一日不行於天下。而必待百年不可知之化哉。今四海靡靡。風聲頽敝。等威無辨。而奢僭不可止。聯屬無法。而鬪爭不可禁。奢僭者犯上之階也。鬪爭者作亂之本也。由此言之。辨上下以定其志。教親愛以導其和。此誠禮樂之實之意。其

講之豈可一日緩哉。記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神而明之者本也。舉而措之者文也。爲宜搜召名儒。以至淹洽古今之士。上監於夏商。近稽自漢唐以降。考定斟酌。成一代之大典。以淑天下。而範萬世。臣雖區區末學。猶將執持所見。與諸儒上下其議論焉。至於建中和之極者。一人之事。專其業。精其藝者。世官之守。非微臣所能知也。

諸史提要序

我

皇上稽古好學不遺鉅細故於六籍經傳之正訓洙泗濂
洛之微言既已潛神研精得其心法於千百載之上
至於萬幾餘暇則自列史諸子專門名家文辭詩賦
靡不究心焉下及纂言紀事薈萃裒集之編亦必遐
蒐廣採以補其缺畧討論稽攷以正其疵誤良以文
武之道小大竝識孔氏之門博約兼資將使學古者
不憂殘墜而修文者有所折中其所以嘉惠天下後
世至無窮也

皇上念六經之外惟史學最切史學之醇以朱子爲宗故
於通鑑綱目之書既已時勤觀覽指授翻譯俾滿漢
臣工知奉爲理亂之龜鑑矣然則諸史之精粹豈復
有出於是乎是書也蓋取韓愈紀事提要之旨采自
司馬遷以下迄於五季斷章摘句加以訓釋三千餘
年間言語事實旁暨俚諺班班然雜見錯出故曰提
要也

皇上以授故大學士臣張英稍加增補繕成完書十年後
英子洗馬臣廷玉請刊刻以重

上命而終父志顧以此書規撫未足以當

御序而轉奉

上諭使臣等各以言弁其端。臣惟諸史之大者。如歷代明君賢臣之所謀議建立。與夫治亂興亡之變。人物典故之詳。司糾氏朱氏之書備矣。是書之作。蓋約畧搜擷。用助學者聞見。雖不能加於正鑑之外。然亦所謂補綴罅漏。收摭遺軼者也。

皇上

乙夜勤劬。逸編稗乘。罔不周覽。如日月不棄螢爝之光。山海不辭塵露之細。故雖此書所紀。單詞隻句。若無當於大體者。而必用其言行。可以見其心迹。而知其

人。聆其風謠。可以察其時俗。而論其世。蓋無適不足以弘

睿智之光昭而增

皇猷之允塞也。臣光地謹序

大學古本私記舊序

大學舊本。自二程子各有更定。朱子因之。又加密焉。訂為今本。然五百年來。不獨持異議者不允。自金華諸子。元葉丞相。明方學士。以至蔡虛齋。林次崖。數公。皆恪守朱學。而羣疑朋興。遞有竄動。所不能泯然於

學者之心。補傳其最也。地讀朱子之書。垂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氏先天之傳。呶呶紛拏。至今未熄。皆能燭以不惑。老而愈堅。獨於此書。亦牽勉應和焉。而非所謂心通而默契者。間考鄭氏注本。尋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況知本誠身二義。尤爲作大學者樞要所存。似不應使溷於衆目中。而致爲陸王之徒者。得以攘袂扼拏。自託於据經詰傳。以售其私也。緬惟朱子平生用力。此書爲多。持此有年。迴惶倚閣。又念朱子之道。非一時

之道。蓋將取信於天下萬世焉爾。自當時晚出。陬生挾難競質。沛然如江河之決。無閉拒者。則今日之聽瑩於胸。而援鶉已遠。爲宜直其所見。待方來之朱子。而折中焉。

大學古本私記序

大學古本。自二程兄弟所更。既不同。朱子考訂。又異。學者尊用。雖久而元明以來。諸儒謹守朱說者。皆不能允於心。而重有纂置。爲異論者。又無足述也。愚思朱子所補。致知格物一傳耳。然而誠意致知。正心誠

意其闕自若也。其誠意傳文釋體，迥然與前後諸章別。來學之疑，有由然已。餘姚王氏古本之復，其號則善，而說義乖異，曾不如守舊者之安。欲爲殘經徵信，不亦難乎。夫程朱之學，得其大者，以爲孔孟之傳，益定論也。程子之說格物，朱子之說誠意，聖者復起，不能易焉。而餘姚皆反之。編簡末事，又何足以云文章制度。今古異裁，以晚近體讀古書，則往往多失。何則其詳畧輕重，離合整散，不可以行墨求，而必深探其本指者，古人之書也。大學之宗，歸於誠意格物明善。

者，其開端擇術事耳。朱子亦既言之，而不能無疑於離合整散之間，是以有所更緝。今但不四經以通貫讀之，則舊本完成，無所謂缺亂者。若上言，惟程朱是据，汗不至阿其所好，或以爲習心入之先者，不知言者也。

中庸章段序

中庸之旨，朱子推本于唐虞之相傳者至矣。又攷之湯誥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衷者中也。恒者常也。中而有常，益上帝所降之命，而民順之以

爲性者也。周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亦中也。彝亦常也。此詩言性命之理，與堯湯同歸者也。惟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有常而不變，故其發見于事物，流行于日用者，莫不肖其本然之故。因性之中也。故道亦中，而無高遠難行之事也。因性之常也。故道亦常，而無新異可喜之迹也。聖人之教，所以建人極而萬世不能日勿者，豈不本于是哉？子思子作書之意，蓋預知夫異端之說將起，而性道之正將離也。故一傳爲孟子，遂顯揭仁義之言，以與楊墨

告子相觝，然猶不能過甘六絀。

周衰諸子藉亂至

漢晉以後，而佛老迭爲性命之宗。求道者舍是莫適矣。程朱二子生於千數百年之後，躡中庸之庭而入其室。於是二氏之道寢息，而孔子之道漸著。蓋孟子抹之未亡之前，而程朱存之已壞之後，以三子之爲功大，益知子思子之爲慮深也。二程于中庸未成書，然朱子之道，卽二程之道也。首章之義，是朱子所以繼絕學，承聖統者。學者于此有以得其源流指趣，則列聖之傳可識，而於全篇之理亦思過半矣。地讀章

句五十年。然後能明首章之說。覆觀近代講解之所由誤。蓋自宋元之間而已失之。是則七十子未終而大義乖。道之難明。易晦也如此哉。是編也。於章段離合之間。雖頗有所連斷。然其義所自來。則皆竊取。夫子平生之意。深於此者。或能諒焉。惟其學之不逮。行之不修。恐不足發明先哲之緒。餘於萬一。此則私心之所愧懼也夫。

中庸餘論序

中庸餘論者。不敢以其論麗于經者也。凡四十六條。

蓋雖推索經指宗。述儒先而附以己意焉。又曰閏秋錄者。昔壬申之夏。雜記所得名。初夏錄。今增損爲中庸餘論。而其成也。庚寅之七月也。嗚呼。昔之意氣猶盛。五十學易。自謂未晚。故曰初夏也。今老而衰。歲云秋矣。讀聖賢書。自視不能爲繼。序嗣音之人。庶幾日月之光。賡以微嘒。四時之統。綴以餘分。及遲暮奇劫之年。以終竟其不忘之志。故又寓意于茲名。

詩所序

古者學校四術。及孔門之教。皆以詩首。爲其近在性

情察於倫理而及其至也。光四海通神明率由是也。言志之義始於虞典。夏商之間詩不槩見。豈其代遠篇殘。抑忠質之世發於文者希與。周自文王有作。周公繼之。郁郁乎文哉。於斯爲盛矣。今攷三百之篇。出自文武成康者百。二南風之自也。小雅治之經也。大雅德之本。命之符。周頌功之成。教之至也。其篇皆以文王冠。惟周公之詩。自爲國風。篤世業。勤王家。蓋周室之所以安危。上配文王者也。邶鄘以下之爲風。六月民勞以下之爲雅。王德降焉。政俗衰焉。然下則有

撫己言傷之音。上則有憂國陳善之作。蓋性情之不可遏。文武之教在乎人心。故皆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而其究歸於思無邪者。此也。朱子鄭衛之說。諸儒以爲不然。今獨信之者。謂非是不足以見亂之所生。爲二南之左契。抑雖其流至此。猶有秉禮知義。無文王而興者。夫然後可以極無邪之變矣。惟節南山以下爲東遷。楚茨以下爲豳雅。載芟以下爲豳頌。乃前儒所未定。而今創說者。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雅頌各得其所。今觀大雅。

時世明矣。小雅之亂而無緒，殆不可詰。如毛氏傳，三百年間爲篇纔七十餘，而出於幽者將三之二，是豈足信乎？孟子言頌其詩者必論其世，今失其世，則又賴有詩存，而可以推而知，旁引而得也。既知得所之義，然後章求其次，句逆其情，稱名蹟而不可厭也。疊文複而不可亂也。始於夫婦之細，而察乎天地之高深，發於人情之恒，而極乎天載之微妙。夫如是，則三百之繁言，四始之宏綱，小大兼舉矣。夫子教人學詩，近則在於牆面，遠則使於四方，要其指則曰可以興。

責其效則曰可以言。嗚呼！反之於身而可哉。

洪範說序

洪範之書，文雖少，而與四聖之易並傳，先儒釋洪範爲大法，意顧命所謂大訓，與河圖俱陳者，卽此是也。然則尚矣。聖人所言天道王事，豈有加于此哉。更越秦漢，其義未章，故劉歆班固，但据以道災祥而已。近世稍覺其陋，自宋王荆國會子固，蘇明允皆有書，其後蔡氏以師門之學傳之，然猶未盡也。地自始讀而切疑之，中間嘗以意爲之說，而翫心未熟，信疑參半。

續讀西山真先生行義其解文意乃與鄙說同然後
怡然理順有實獲我心之歎顧其於經意則既得矣
至推本於洛書之出暨夫九疇生數與易卦同異之
根則有先生所未發者其他繁文細義前輩亦多疎
闊自念用心之劬既歷三紀舊草在笥不忍棄也庚
辰歲曾付刻於保定署中不敢多以示人逢同志者
時出就正而已既又覺其詞句漫漶非解經之體又
九疇目中分別禹箕亦未審當閒以暇日稍就增削
依文訓釋益欲庶幾於平實簡質而病未能也帙成

仍并舊稿存之嗚呼先聖之所以咨嗟而訪反覆而
陳者其微旨豈易窺哉亦以寓吾鑽仰沒身之志云
爾

周官大司樂章註序

三代之道存於今考書耳經書所言皆當日行事之
實也其有格之於事而不成推之於道而不合非經
之過其無乃求之者失其理與夫禮樂之用同歸而
樂之原本標委學者蓋難言之以予攷其宣幽釋滯
之故與其道和之效其大致可知已而所以為難言

者。毋亦鍾律損益累黍之求。仄琯之驗乎。其亦可謂
緩於本而急於末。舍其甚明而務之不可知者也。記
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禮樂者天地之情也。其用不
可斯須去身。其官於人。器於物。蓋舉而措之耳。予悲
夫此篇者。蓋樂崩而僅存。經亡而先得。垂二千年而
亦未有攷者。以至諸律旋宮之說。五聲八音和樂之
文。率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徒爲紛紛。豈不惜哉。
予是以討論周官之意。參伍其文。存其所可知。以謂
後之作者。而欲追求先王用樂之迹。而因以神而明

之。蓋不過是。其有不合於前儒者。則據之於經。經不
可見。則索之於理。夫樂之亡。雖已久矣。而好古深思
之士。不絕於世。安知異日之無足徵者乎。

禮記纂編序

禮有經有傳。儀禮禮之經也。禮記禮之傳也。凡文武
周公之道。其未墜於地者。在於斯。然儀禮缺而弗全。
禮記冗而無序。學者病之久矣。是記之興。其於漢之
中世。戴氏兄弟。掇拾蒐補於煨燼之餘。戴聖所得。凡
八十餘篇。中間雜以秦漢之言。其弟損益之。又加粹

馬則駸駸乎一

咳唾珠璣矣然亦不能以皆醇

言其篇派其繁且亂記識之難熟講貫之弗
理也爲之約而序之溫習之便云爾夫古者小學之
教成人之始故先之曲禮少儀內則三篇人道莫首
於冠昏故冠義昏義次之慎終追遠民行之大故喪
祭又次之言喪者凡八篇而檀弓曾子問雜記附焉
言祭者凡三篇而郊特牲附焉由是而達於鄉黨州
閭則鄉飲酒投壺射義次之由是而達於朝廷邦國
則大傳明堂位燕義聘義次之由是而周於衣冠冕

珮之制與夫行禮之容儀則深衣玉藻又次之自曲
禮至此爲禮記內篇禮運禮器以下學記樂記以上
或通論禮意或泛設雜文或言君子成德之方或陳
王者政教之務要於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靡所
不講爲禮記外篇嗚呼三代以禮治天下如此其盛
也雖當千百載之下湮滅斷爛之簡編屢有存者而
宏經大要可考而知以正聖功以興太平取諸此焉
足矣抑予所易者篇次耳居嘗以戴氏之篇旣非周
魯之舊當日採輯其於章句文義亦擇焉而弗精苟

爲之詳論條理成一家言抑猶作者未竟之緒與予竊有志焉而非其任也。

禮記考定篇目

曲禮 少儀 內則 冠義 昏義 喪大記
喪服小記 閒傳 問喪 服問 三年問
喪服四制 奔喪 檀弓 曾子問 雜記
祭法 祭義 祭統 郊特牲 鄉飲義
投壺 射義 大傳 明堂位 燕義 聘義
深衣 玉藻

右內篇目

禮運 禮器 經解 坊記 表記 儒行
緇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文王世子 王制 月令 學記 樂記

右外篇目

附大戴記四篇

武王踐祚 曾子大孝
曾子疾病 曾子天圓
禮學四際約言序

古禮湮廢不可盡知又多不行于今世故其追而攷之也難蓋儀禮缺而不完禮記亂而無序自朱子欲以經傳相從成爲禮書然猶苦於體大未究厥業然則後之欲爲斯學者不益難哉余姑擇其大者要者畧依經傳之體別爲四際八篇以記禮之綱焉其詳且小則未暇也又采小學儀節於首附王政大法於後而通爲之序曰四際八編者何冠昏也喪祭也鄉射也朝聘也易曰有天地萬物而後有男女夫婦有男女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上下君臣而

禮義有所措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有冠昏而夫婦別矣有喪祭而父子親矣有鄉射而長幼序矣有朝聘而君臣嚴矣夫婦別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長幼序長幼序而後君臣嚴由閨門而鄉黨由鄉黨而邦國朝廷蓋不可以一日廢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綱維五典根極五性通四時合五行本於陰陽而順乎天命有冠昏而夫婦別夫婦別然後智可求也有喪祭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仁可守也有鄉射而長幼序長幼序而後禮可行也有朝聘而君臣

木全集 卷之十
嚴君臣嚴而後義可正也。先王之禮哀樂之情無不
中。慘舒之節無不得。故紀綱人道之始終。而天地和
平。四靈畢至。學者學此者也。灑掃進退而非粗也。盡
性至命而非遠也。小學以始之。大學以終之。皆所以
明人倫也。是書也。雖未能該先王之典。庶幾求禮之
門戶者得其端焉。

曆象要書序

曆象一書。自少小以好奇之心學之。益久而茫然。此
學近無師授。又予未習爲方圓勾曲乘除之算。故其

通也甚難。七八年間。來往心懷弗釋也。乙巳之冬。以
書卷餘暇。覆究斯學。搜極繁亂。摘厥竅微。三月在空
山之中。遠有端序矣。緬自羲軒迎策。而此術興。三代
之衰。機祥中廢。故自秦以前。如遡崑崙然。聊以知其
源派而已。太初而降。卓卓顯者。將十有餘家。中間枝
蔓米鹽。人各各爲深博無涯。此籌家之智數。然取
合天行沿革異同之大致。又烏可以不攷乎。予故纂
諸家之要。附以他書論之合者。將以備一家言。而猶
有待焉。茲編也。其未詳未信者爾。

卜書補義序

古者卜筮皆有書。卜書非易也。洪範曰。卜五。占用二。陰陽之在易備矣。惟五行之說。則詳於卜書。而其籍已廢。昔者夫子贊易而八索祛。卜之亡也。其始於此。與。下及漢魏以來。京焦管郭之流。猶能明五行之學。以推祥行忒。今其遺術。往往有存者。然體兆不傳。故強附之於爻卦。由是而著龜之法亂。予讀洪範。周禮而有感焉。博考諸書。心知其意。然而年世則已遼矣。莫吾徵也。發其序。陳其槩。遲好古者取裁焉。使著龜

之用不相溷。則卜雖亡也。猶存。

離騷新說後序

余九歲。季父授以離騷。故至今上口。不落一字。長觀諸家說。其得失亦漫不訾省。至甚荒忽無情意者。偶亦入思。句譚字議。力所未暇也。前數年。嘗謂秦漢古辭。無如屈魏離騷。參同之奇奧。欲創通章句。聯成一編。後選漢以下列代詩。又欲追風雅始變之源。以騷繫後。庶幾倚那之志。歲月侵尋。終焉在几。茲行舟中。友人有相促就騷說者。盛暑暴下。展轉於疾中。爲之

粗疏語脈而已。詞訓有所未備。況其深者乎。嗚呼。原何時也。千古之亂。於斯爲極。而能所言不詭於經。將之以誠款。是以歷世貴之。雖大賢惓惓焉。古者始學。宵雅肄三。欲其蚤識君臣之義也。原有四牡皇華之才。邈迤不辰。音非和正。然以視周衰大夫。閱時念亂。繁霜十月。無以益其哀矣。學者讀其書。論其世。豈不亦慨然於人生之大倫。而足以興哉。吾徒生於明盛。而欲寫其幽思。窮其寓物。譬猶無病而呻。陸居者繪遠鳥爲烟市。固不能得其情狀之真切。姑存所感。而

俟世之知原者知焉。

九歌新說後序

舊說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必作樂歌舞以樂諸神。屈原既放。竄伏其域。憂思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蓋有鄙俚媒褻而無文者。因作九歌之曲。王逸之序云爾。然其所釋原意。參錯傳會。言不中倫者多矣。辯證一一正之。自太乙以下。皆以事神之恭。況已事君之敬。以神人之接之。闕喻君臣之交之難。惟山鬼一章。乃以鬼自比。

而人則君也。以此意讀之。大義則不矣。愚觀屈子蓋
蠻荆之一人。北方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離騷之篇。陳
古義。剴治道。三代名臣何以加茲。至所託言取類。上
自象曜風霆雲雨。下迄地域山川。中錯人倫族氏。草
木禽鳥之芬芳靈鷲。與易象稱名。風雅興物無異。自
說文者乖舛。於是有引喻失義。放言無章者。非屈氏
意也。推是以類九歌。則離騷一外篇耳。故天神尊上。
則以喻君。司命爲太乙之佐。湘君河伯非天神之倫。
則以喻臣。玩其辭。潛其義。凡莊重嚴肅。禮樂威儀。備

者。君之族也。日之贈親昵。遊從驩宴者。臣之族也。中
寓怨悱之離憂。而亦不失其尊卑之體。輕重淺深久
近之序。嗚呼。以意逆志。斯爲得之矣。騷言高女下女
佚女。卒乃寓意于少康者。尤於湘神東君見之。是時
襄既繼位。讒佞高張。無改於昔。原之拳拳猶如此。蓋
無日不幸其君臣之一悟。邦家之再興也。若言言而
以爲怨舊君。懷昔對原方悲其西羈之不服。怨對奚
施焉。故今稍更定其文。指本於性情之教。以俟知者。

參同契註舊序

參同契者。三道同契也。三相類者。三道相類也。三道者。大易黃老丹經也。魏伯陽作參同契。以經之祖述黃老之旨。發明丹經之要。又自以爲闕畧。髣髴纖微未備。故復作三相類一書。互相證曉。篇章意義。煩簡相補。齊根共蒂。葉對枝當。蓋首尾完具。未經缺亂之書也。道流淺近。未能諳其文理。輒復益以枝離。采摭流末之陋。衍繹古人之言。此與魏氏檢衛異端之指正相反矣。近代好事之徒。復棼然有述。己所不達。則思竄易舊簡。以就偏見。於是而此冊坊書殆無

完本。深跡學者迷誤大端有數焉。一曰畧知書之前後辭理多同。而不知其本爲二書而相演闡。二曰知別有三相類名目。而不詳其爲何題。遂以意妄說。且有改爲五相類者。三曰知魏氏有三道之言。而不知分書爲三篇。卽知有三篇。而不知二書之皆三篇也。四曰有強分三篇者。而不知三篇之外。有語有辭。有直指丹火之要。有序明述作之繇。是以亂而區之。其辭不類。五曰知魏氏爲丹火而作是書。不知其兼明易道。故自二書首篇。便雜以爐鼎繁言。變理大道。置

而不論顯與敘文之意相左。六曰知書之託謬名號
悉有所指。而不知其借物譬寓者殊多。卽其名字坎
離稱喻熒魄。文似碎僻。義無難尋。附以曲雜。乃增謬
妄。此六條者。是其大凡。至于微言瓌義。各在本篇。未
能悉舉也。若乃此書重於道藏。不棄儒流。考其源瀾。
亦有數事。一曰邵氏之學。朱子以爲秦漢失傳。而方
外丹竈之家。密相付授。意似有指。愚攷魏氏談易。其
六卦應月。十二辟卦應時。蓋卽漢人納甲卦氣之舊。
誠未知與康節先天同否。要不可謂不相肖者。二曰

乾坤者心學也。自魏晉以來。拘於君臣之說。而失之
虛言陰陽。無所取類。又失之。由魏氏魂魄之指。可省
身心之要。順性命。冒事物。其理至深。所謂龍虎者。固
周易龍馬之偏辭也。三曰所言皆清淨之宗。修煉形
神之事。不與世義相違。其中至言。則所警於末學甚
多。余始讀其書。無所契領。後避亂荒山。益復反覆。一
日誦所謂千周萬遍者。幽憂無事之中。依而做之。以
代歌謠。久乃似通其文意者。中間與人譚及。而每被
嗤笑。謂不持行。無師授。而發元扃。誠足破口也。終然

喜其文辭欲與離騷竝爲之注而病未暇茲歲之春
乃爲友人牽勉成之其次第用漢魏叢書本視朱子
本似爲近古至其章題則庸末者所分朱子本無是
也今中斷二書別其篇章犁然可觀粲若復舊中間
斷句偶有錯互亦稍爲移置仍各注明其下以重變
古焉

參同契章句序

參同契者參之而同契也三相類者三字之義疏爾
魏氏作參同契以歌敘大易之文祖述黃老之指發

明丹經之要又自以爲闕畧未備復作三相類一編
互相解剝今尋其文意則昭然矣而更二千年未有
知者心之不達則竊易舊簡以就膚見故此書獨無
完編所見數本皆甚殊不特篇章至碎句亦更亂之
矣惟漢魏叢書所載似是原本間有竄互不多也獨
其不知中斷二書及截立標題亦庸末者之妄二書
之終又各敘述付授之源自而指囑學者之密要所
以亂三篇之文而導其宗指之所歸觀者皆未之審
也故爲釐其章句稍加疏釋俟後世有魏氏起者更

以訊之



